

海的集市

高良铨

八桂南极，蜿蜒着几百里海岸，白的是沙，蓝是水，五彩缤纷灯光闪耀的是滨城北海。北海市百十种风光，最有味的要数海市。

海市不需铺面彩灯圩期，一个简陋的码头，一片坦平的沙滩，无论白天黑夜，只要船队一靠拢，就立刻发出喧喧闹闹的市声，形成红红火火的市容。

有这样的海滩：绿树栽在白沙里，村子藏在茂林中，涨潮时，海水浸了树脚，却淹不着村子；潮水一退，遍地是雪粉沙。常常中清晨，炊烟还未在林梢伸直，海滩静得连脚印也没有，但立即回了渔船，十只八只，二三十只，约好似的奔回滩边，“吱吱呀呀”地落了帆，一字列在这里。受了这船的感应，一会儿，就有一群群男男女女的买鱼人从岸上涌向了海滩，他们挑着竹筐，裤脚也不挽，凫着微浪，相竞爬上了船。这样，海边就立刻有了进行曲。像一群搬家的蚂蚁，人们忙着向岸上运鱼，杆扛、担挑、肩托手捉……于是，那些曾活在深海处的龙虾、乌参、八爪、薄鱿，那些刚才还在水里做梦的鱼、虾、蟹、蜃螺、龟、蛇，便随着人们新新鲜鲜地缓缓走上岸，挤到待发的各式车上。那情景，好像是海洋大家族上岸举行大游行，叫人大开眼界。不错，也许你到过陈列着众多海产的水族馆、水产店，但那里摆的多是干巴巴的尸体，海的气味已腐，而眼前这一切，却活活生生、浓浓郁郁地透出海的气息，叫你认识了海的神秘，同时更向往这神秘的海。

也有这样的海边：地名叫龙王庙，却又不见庙，只有码头。码头前面，沙脊嘴边，有了坦平一片沙，时不时也成了海市。

现在是傍晚，你到了这里，只见斜阳泻金，微浪轻拍，码头边行人悠然，风弄树梢，一切像幅高雅的写意，没有半点买卖气氛。但请不要失望，你应看到路边树下的那些人，他们是海市将开的预告牌，有海市就有他们，或者说有他们就有海市。这些来自表市或外地城市农村的男小贩女老板，装束都很随意，身边摆着竹筐扁担、单车摩托，财大气粗的，甚至携了寻呼机，雇了汽车。他们在拱三棋、甩扑克，不时发出吆喝哄笑，似乎人人都很投入，但你不难发现，他们时不时会瞟一眼海——那无边无际的海。忽然间，谁叫了一声：“船！”他们便轰声散开，拥向码头。

是船回来了，远远像群蝶，近了帆落下，变成许多弯月，弯月抬手向天伸，那架势，如探戈舞的开式，似乎在向岸上的人发出邀请。买鱼人爬上船，海市就开张了。

海佬们在舱面搬弄一只只满盛的鱼篓，只见鲷鱼红，马鲛青，沙钻黄，银鱼白……简直是色彩的拼盘。摆弄完毕，他们得意地望着买鱼人，神气得像个凯旋的将军。买鱼人久经商海，不吃他们这一套，他们围着鱼篓挑剔，有说黑鱼小，有说花蟹瘦，有人干脆从大鱼篓中抓出一条小鱼，说这是充假货，值不了大钱。气得船佬满脸赭朱，大声喊：“不卖了，不卖了！”买鱼人放低了声，嘀咕道：“不卖放臭！”却又舍不得走，每人用扁担压了两三篓，十篓八篓。一会儿，看见海佬怒气未息，买鱼人又换了一副面孔，笑吟吟地给海

佬递烟，说海佬这次“大着”，是好运气好喜气好志气好什么气……海佬被捧得晕乎乎，最后一脚踏在簋上的扁担上：“卖！”

也有根本不用讲价的买鱼人。这是些妹仔女人，她们嘻嘻哈哈地爬上船，喘吁吁地唤着海佬，船老大就立即叫了人帮她们卸鱼。这倒不是有什么邪念，海佬们觉得，女人家，出来赚钱不容易，就让她们多赚点。

又不断地有船来到，这时海市到了高潮，油亮的虾拖，巨大的机帆，玲珑的钓艇，古朴的螺排，挤挤拥拥地结集在滩边，简直是船舶大展。人也布满了沙滩，似乎大群沙蟹在蠕动，喧闹声盖过了潮音，哗哗哗哗地，嗡嗡嗡嗡地，在广旷的海空回荡。这肯定是一支欢乐的大合唱，海佬手中的大摞钞票，买鱼人脸上难掩的笑容，游人眼里的羡慕，都加强了你这种感觉。是的，数年以前，这滩边只有潮声；数十年以前，这滩边只有哭声。如今，那贫困之苦，那受蹂躏之苦，不是因有了这市声而消失了吗！这沸腾的市声啊，是海边人迸发的笑声；这喧腾的市声啊，是新生活战胜旧生活的欢声！